

晉書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羆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
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又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蟻
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
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
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炘陽而暴虐臣畏
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
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

晉書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及古開
卷八

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虺一日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病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

系爲云此
解遂公議

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

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真顛倒界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

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為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為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如魏王故事按周禮

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為國

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為皇太弟懷終流

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

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

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

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為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

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于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

王

顛倒界

宋志此

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
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先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
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
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眾以
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
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
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
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
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
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王莽
受封之年也始徙一作從司馬道子于安成永帝遜位出永安宮封

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
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
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
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
踰之咎也

庶徵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
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
雲不雨變而赤烟四際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
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
大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

永始是
安子
記

六
日

烟
宗

位踰節茲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官府之應也又是春
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
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
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
已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
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
雨咸以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叛此亢陽
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

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踈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熹魯

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

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

校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

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

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

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

與海同石見

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統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氏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宋三月

宋三月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
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
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冲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決之將相
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
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
者 二年三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
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
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

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冲桓温陵僭
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温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
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符

堅九年諸將畧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
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

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畧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

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
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
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
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旣甚此又僭踰不從寃濫之罰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
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追殺殷仲堪而朝廷卽授以荊州
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已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
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
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六年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
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聲鈴曹子其唱曰其柰汝曹何此詩妖也
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
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
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
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鈎絡於何相求常
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垆也鈎絡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
席裹身篋束其要投之石子垆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垆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

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為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

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没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死時又為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

音撫

懷

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哦。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啣，比至來年纏女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郭，日時童謠曰：屠蘇郭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

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之一無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一作洛度上桑打椹為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甒。甒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甒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鳩集遺

此何反下五款及
獨卷二音

許諸反音

許諸反音

子西

餘以主社稷未能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埋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瓿瓦器又小於甒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身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身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邨得久相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韉汝非皇太子

邠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
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
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
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
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
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栢石民爲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曰黃曇英揚
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栢石民死王忱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
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
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

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一無孫字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
奔栢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栢當復未幾而仲
堪敗栢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粳
天公誅謫汝教汝捻隴喉隴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

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粳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
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隴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
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高臨天下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
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
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懣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
擷尋而相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
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歐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
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相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鳥啄相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
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盧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
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
內伐遂成讐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

草木以成積也

盧龍據廣州人為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
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鬪歎鬪歎
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
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鬪鬪歎之應也翁年老群公
有期願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
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邠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
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
是協同討滅王敦

符堅初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

宋云昔溫嶠至討滅王敦王敦在案前老上蓋系前蓋似昔蓋也

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又為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于寶以為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一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于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螻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麈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_{之字}四科之實麈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塵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塵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為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

策試之考
策試之考
策試之考

居簡反

務數
七

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歛見一白狗出門問眾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

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達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達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為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没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為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潯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

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相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相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相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青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爲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一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于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青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

蘇利及

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

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

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

者國姓上迷之以為瑞然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

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為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

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眾之怨誣晏謀逆

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

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

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為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

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城仍遷皆擁

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氏賊次襄國圍彭城

向廣陵征成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符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

應也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今小兒髮及
髮眉俱白
者於多不足
為怪也

咸康初
宋玉改
下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

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搥受符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禘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禘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

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

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羴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

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

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

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

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温春夏

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

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

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

温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

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為離離

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

羊羴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

虛李史

多卒于八月

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虺說以爲於天文南方朱張爲鳥星故爲羽蟲虺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孽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卽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

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蕒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鳩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栢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

居此及
於此及字或以此應音
此音釋

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蠃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為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為吳王子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篡大業登祚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苻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

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同象識者以為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官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鸚鵡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

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瓜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景初元年又有燕生曰馘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青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薨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鶯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帝云利也
林。何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鬪墮泗水粗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間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一作容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鳥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

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為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闔闔門天戒若曰闔闔門非雉

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音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鵠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鵠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鵠之彊彊鵠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滅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鸞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

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

一無也字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眾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為汙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不永之祥也後後涉再朞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為相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

元帝市宗五心匪將

聖鳥不可解意云

鳥來之者

鵲與鴟同音或作鴟

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相玄遂篡風教乃頽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羴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羴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

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爲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响响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京房易傳

一作妖

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于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

冤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
齒殺齊湣王曰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
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
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
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賊罪依
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
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眾官元帝不問遂
頻旱三年于寶以為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于坎
坎為法像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偽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
氣至一作充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
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
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
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墮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
並為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
亂人倫之則墮肉諸妖其眚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一無矣字

晉書二十八志第十八終

晉書二十八志第十八終

晉書二十九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虺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龜能為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水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虺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

及古開

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艸皆恒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冰涌水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兩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

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倭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艸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虛其霜反在艸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勝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逆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

敗死傷甚衆不聽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
比同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
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

梁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

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
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申魏郡
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
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
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
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

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威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傷麥三月
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
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
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

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

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
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
縣高陽北陽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鴈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九年正月京都

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

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楊建鄴雨雹是月丹楊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雪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雨雹鸞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

上古伏羲下下音漢
子靜則本非記

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枹罕護
罕張瓘率宋混等攻滅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
戒臣為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
雷已未霽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大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巳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
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巳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

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兆庶
尤之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冲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內侮終皆
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相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為
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
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
也四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
巳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巳丑廣陵雨雹明年盧

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
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蕃等 十年四

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
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尺空云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說亮終
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己亥

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

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為七十

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震憲陵寢同事也后

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雷己巳夜赤氣曜於西

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

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

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為君失時

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

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

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又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

方

宋本電作電

震電

載應作

元帝以永昌元年四月朔雷震太極殿柱乃明帝永昌二年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
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
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
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
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爲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
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
十二月壬辰大雷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
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
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美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
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重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
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爲
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
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爲足鳴
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充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于寶又以為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一見武庫屋上于寶以為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傳一作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饑按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眾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為暴刻經畧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眾御之卒為劉曜所破西京遂潰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

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
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一作去年王敦并
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
故有斯孽 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苗稼是年
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
亡殆盡又邊將連有狂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
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
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
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
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
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
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
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
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豶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
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豶豕而產
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 十三年京都

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黑青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黑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月帝崩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相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爲已瑞俄而相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虺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青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

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毀。故有牛羶。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病。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按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霧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耗。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卽溫溫。卽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一作水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

七何反
蟲蝗害五穀棄政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諸
侯不朝茲謂畔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
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霧不
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
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大半還伏
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
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
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
司吾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
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樹後二年宮車晏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
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灾
風傷稼明年氏羌反叛大兵西討 九年六月颯風吹賈謐朝服
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
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巳卯喪柩發許昌還洛
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颯風起折木飛繒折

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月戊年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
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
倫祠太廟灾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
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
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顛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
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
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
乃降后為零陵縣君不睿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申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
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睿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
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
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

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
年正月壬申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

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
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年字或
午字或
午字或

宗本原
申同音

成古
宗本原

宗本原

子字或
午字或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
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輶輓蓋經三
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
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

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

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

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剝柱

折壞 十年四月己丑朔朔一無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

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母丘儉大風晦暝行者

皆類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為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

風並起而杳暝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

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

寇洛川王師頻為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

命干戈內侮權奪于元顯禍成于桓玄

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

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

心

應字終衍
否則休之
一云云

宗士月
宗士月
王師南討
三師南討
紀秋七月甲
子使輔國
將軍王師
廣川太守
領河內
史則思
帥眾追
捕於河
記三帥也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蟹皆化為鼠甚衆復大食稻為災 九年

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

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紂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罔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

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虺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虺也是時帝多疾病

深以後事為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睿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讎

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

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

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

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為將帥

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一作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

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

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為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

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

為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為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

古人作
夜怪錄
字
於此也
有批

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霧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霧不睿之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卽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黃皆黃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機所破近黃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阜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一作具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已出故有區霧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

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邪知厥異黃厥咎孽厥災不嗣黃者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至絕世也

綱方替
孝武泰元八年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地震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官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搖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夏荊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

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闕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氏羗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楊地震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六年七月己丑地震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楊地震九年正月會稽丹楊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於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十月二月又震十年十二月己亥丹楊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于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於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四年二月上谷上

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
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
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
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為地陰也法當安
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
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疆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
分離夷羗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
地震是時長沙王又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

月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沔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

時主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

陵地震湧水出山崩于寶以為王敦陵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已

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

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楊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已未豫州地

震是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政在臣

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

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已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

宗不及
帝化作

章及
帝化及
宗及

季龍僭卽皇帝位亦過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响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濱溢 二年三月庚寅江陵地震

震是時桓溫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湧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

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主幼冲權在將相陰盛之應也一無也字

太元二年閏二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巳卯

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 十五年二月巳酉

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巳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

地震十二月巳未地又震是時羣小弄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

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冲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

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

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荆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

按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

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眾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楊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

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

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悞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

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 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涌水出

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墮 八

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

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亦

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

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

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鄆

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

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

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

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十月宜都夷

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鄱黑石山崩

大山崩
帝紀也
大山崩
宗也
以山崩

元帝大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萌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為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修峻平陵開埏道崩厭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豐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湧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十一年

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鍾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牀帳此水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耗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羶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

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頹言視聽思心心字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耗悖故其

咎耗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恒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

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虺一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虺故有下人伐上之病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貧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于上之病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病云

恒陰

恒一作常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為會稽王此恒陰之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皓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既肆虐羣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嘆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為琅邪王好奇戲嘗開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邾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于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卽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

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四年正月黃龍一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三年二月龍

見軹縣井中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皓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寮將賀

劉毅獨表曰昔龍齋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

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灾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

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

器一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為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羗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為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為呂超所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三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撩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為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酒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二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一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罔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羗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祚昏愚失道又親征

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輅車乃進此馬羆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傳導行禮之人也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寃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_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楊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遂莫知所在已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羆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病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家得

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楊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着黃巾黃單未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知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

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爲上應也

顏含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

大兵起不出甲子旬罔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罔敗卽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
中書監卽收斬之于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
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
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
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疆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
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逕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
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
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
如暝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理年十五六及開冢更
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
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病於是諸王
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
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太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
下相倣倣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
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爲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
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
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
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
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艸木之異猶以為瑞今
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
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
而不~~羞~~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
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
流將欲為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駮~~謝平妻生女墮地渾
渾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為一曾
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
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楊江寧侯紀妻歿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
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為妖收付獄至十
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為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
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
七寸天~~命~~可命為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
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誼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
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
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日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
日而死

乙 宋云

乙 宋云
此臺

音尉
不相命及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且具其人久置是德然三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其狀曰天下之奇矣之愈聞京師諸葛林何外烈以開對自書
東帝數示一戊申之夏星變地探因取宗書志參看改若皆
宗志也下其奏聞石君識下晉通鑑

文編綱目已未秋京師地震官民兵壓死者甚眾宮殿城
一月有人相塚通州火燒人死後有雨水滿城郭得平涿州良
上天來雷鄉地裂出山海關晉福盛天海大松看一坎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終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終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終

晉書二十

志第二十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歲
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省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
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
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
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
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益有不得已而
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
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
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終

晉書二十九 志第十九 終

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
 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疑網此所謂酌其遺美
 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
 商辛之毒痍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
 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
 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
 欣然將逢交泰而狂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于闕下徙青衣於
 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
 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亾之國典刑咸弃
 刑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
 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時名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
 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歿之人也然眾庶不知將為倉卒願

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歿也不汙宮掖不為搢紳驚惋不
 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
 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接三
 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
 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網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睠下濟民心
 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
 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美朝權其
 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
 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皂其中犯劓
 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
 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眾弃之舜命臯陶曰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天王
 下也則五刑之屬二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
 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一作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
 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
 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
 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
 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繫變禮刑則放一作放百官二年於此而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
一作詰四方紆宥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
 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為往憲猶
 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

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
 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
 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
 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
 次罪一等著為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
 於不羈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為主
 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為除害理務亦當為去亂是以五
 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
 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高帝受命
 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
 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
 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

弊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
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
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
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一作先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
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
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
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
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
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
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
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
帝以後至於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

音彭之累及

勝至願願得名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
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卽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
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
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
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臯陶以五宅三居惟
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
乎庶獄陛下卽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
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為姦
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為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
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
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廣至德也
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鈇鑕諸酷痛

言隆及下字亂及兩

舊制解祿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今是後獄法和
平永元六年龍又代郭躬為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
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
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
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
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
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
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
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
百姓改易視聽以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
抵罪遂寢寵子思忠後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

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
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
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漢
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
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
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
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
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
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
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
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
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

決事都目
日注紀是撰
史亦觀傳記
意云

善好十音性又苦燥

採古今瓌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
姜不弃憔悴雖有絲麻不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
厠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
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
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
太守崔實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
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
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
刑清政簡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
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入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
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
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

音權二音
存心四云後更總疏
音遜

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
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
也雖忠如鬻拳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
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
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
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
國建陳紀子群時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群申其
父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
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
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
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
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搗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

音弟又音天音止

音瓜及

殺論未未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
 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
 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
 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
 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
 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
 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
 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
 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
 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
 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
 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

後漢王素張
 昌注引律鄭
 氏說尚為康
 成章句也

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
 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
 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
 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
 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
 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
 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
 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
 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
 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
 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
 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

蜀未平，又寢其後。天下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

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疑、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

傍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

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

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

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

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

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喝和賣買人

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

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賊

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亾印、金布律，有毀傷亾失縣官

財物，故分為毀亾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

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獄

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

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

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賊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與律有擅興徭役具

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興擅律。與律有乏徭稽留

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

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

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

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

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而一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

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

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

起法反
武安反

傳考也
廣集也

取別是群
下女可云
上亥之百

音尤
筆迹三音

通文指下
文為心

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界王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

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顓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

戶律漢中
巴蜀廣漢
自擇伏日見
凡修通惠

司馬氏水案
及一條惠

百益

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
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
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
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
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尊之道出
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
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
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佗族之母此為元
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
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
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
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於是詔改定律令文帝為晉

王惠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郡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
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
定法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顛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
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
權一作雄齊相郭頡騎一無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
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
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賂詐
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一作至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
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
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
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
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臬斬族

事類如前何
區益可律後律
胡廣傳大將軍
果翼誅廣與
目注律後律
孤明坐不衛官
皆咸死一等奪
爵半免為庶人
意云

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

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昧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誅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賊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

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

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獨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賕劫名一作其財爲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卽不求自與爲受賕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賊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歐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哀懼顛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

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
 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
 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
 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賊五匹以上弃
 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歐其
 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
 隨例昇一作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賊
 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
 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
 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
 或引輕而一作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
 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

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董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
 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
 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
 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勅慎之經皆擬周易
 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
 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
 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
 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懼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
 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
 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且懸之亭
 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為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

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况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士一作古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管管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

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與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

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頌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于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

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讎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墻之內又卽已滅頻爲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卽案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

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願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

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
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
文則佞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經
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
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
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
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
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
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
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
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
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
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
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
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
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
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
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
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
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
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
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
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王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
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

不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王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咀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今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

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一作隨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啓。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

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耶令史已下應復出法
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
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
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
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
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
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
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
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
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益龐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
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
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

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
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
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
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
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
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
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
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
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
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
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
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

五ノ反
罰勅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
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及帝卽位展爲
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
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
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
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嶷等議以肉
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主所未曾改也豈
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
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
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
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
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加一作

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
歲以巨計此廼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
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
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
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
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
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
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
詠爲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
刑以御物顯誠一作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
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刑以代死刑使
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

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刑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尚書周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

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洒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旣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豈能反於善

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
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以之抗言元皇所為
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
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
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以雖玉佩命百官蕭祭禮上篇曰襄泮立書法殊豈少必國制置
無用矣至文帝示典未就文輔如又精俗野肉既薄古古祖之
聖與水秋已首中春兩空國君初諸公專義均刑故柱五
以且並刑志始終迷之

晉書三十志第二十終
全彈對小舟以應聖公海著法熱息如之日餘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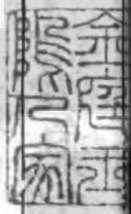
晉書三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
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驥璧爰自夙古是
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竝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
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
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
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
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
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
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

抗麗三香
霍山反
若沃反



辰字由云儀傷妍
美大以言王草創
漢書音吐耶友之
鳥友 史記後其友
字林五之友
式更反音汚音
力充反 彼義反

七余反

則歷反

則歷反

音啼

必聲反

若避反

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
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
于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苻黃神降徵
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
作孽倒裳衣于衽席感眇側於弦望則龍齏結釁宗周鞠為黍苗
鸞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
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
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
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
汚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
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妒忌之情賈
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緇興滅所由義同畫一
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也父汪魏栗邑令母河內山氏
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
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
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
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
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
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
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
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為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青龍二年仲
達方與諸葛
相拒賊危未
著也每緣媛
容使有通
之事何批

莫通字
文姬初直衛
仲者後為
祀羊衛妻又
是又惜不傳
其名焉云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為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竝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鳩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為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諡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于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于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為衛尉太僕劉原為太僕宗正曹楷為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

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諡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諡王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諡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興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沉哀罔訴如何穹昊

音家

孫云尋恒祭初了未及雅勁

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熒熒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化帝業以創內敘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薦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於天嗚呼哀哉靈輻夙駕設祖中闈輻輳動軫旣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

韓音而溫源壽

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
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
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追贈繼母夏侯氏爲滎陽
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
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
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
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
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立爲皇后有
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
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

說文曰好也長也

乘音簡

蘇豫反

隋文後于獨孤
晉武後于楊氏
謀及婦人卒亡
天下直邪意云

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
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
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
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
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
長大其端正美麗者竝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
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
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
思及世族子女竝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
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
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
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

音孫

疾辭反

先之音 音終

合韻音 音元

音為反

音揮 烏武反

音陰音 而甲反

音計反

崩於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
 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
 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
 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一作至時主
 者供給葬事賜諡母趙氏為縣君以繼母段氏為鄉君傳不云乎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于是有司卜吉窆
 窆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
 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
 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錄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
 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朱紉斯煌纘
 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
 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

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
 陵兆既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遐密階庭空虛設
 祖布紼告駕啓塗服翬禴狄寄象容車金路掩藹裳帳不舒千乘
 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翼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
 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諡
 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乃
 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
 寧二年立為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映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
 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
 差太子妃賈氏妒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

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妒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為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為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宜勅王公于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家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為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眾血刃

宮省而復流書募眾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為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為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為不母于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于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

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
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
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
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
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
諡豈不以絲極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
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
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
思祇肅禋祀詢及群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
居注群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
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讐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
事異于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卽位盡誅諸竇當
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
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于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
裴頌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
諡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于弘訓之宮
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
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譜諡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
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
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于世祖之廟也會
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
勳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
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晉書
賦樓婉
○大具
○佳少

音刀

尺客反

五來反

音劉

音慮
許計反

內又兩句別用
兩韻上能應
音桃反
連音音

左貴嬪名芬兒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聞而
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曰生蓬戶
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
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于紫廬非艸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
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
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
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晡曖而無光兮氣惻
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
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為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
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歔
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于離別彼城闕之作
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沉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

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為他人永長辭兮慘愴
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舒
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
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
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
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妣歸周宣德中闈
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
嬪晉字一作室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
海動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
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
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
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

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
 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
 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
 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
 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群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
 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祭
 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
 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一作軌亦能有亂謀
 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
 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
 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為藩
 本支菴藹四海蔭焉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

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
 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
 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
 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
 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歔不已若喪所生惟帝
 與后契濶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
 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寔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
 比素上世穉無珍寶哈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
 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
 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奠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
 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
 魂之往矣于以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

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
輻軒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旄翻翻輓童引
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
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
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
星布群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
厝中外俱臨同哀竝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扃闔既闔窈窈冥冥
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
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儵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
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
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
寔宣慈焉撫育群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

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漉焉咸寧二年納悼
后芬于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
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
生含聰履詰歧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
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妊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媵令
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至車服暉映登位
太微明德日盛群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愍茲狂
戾闡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
圉圉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順降祥表
精日月和氣烟燼三光朗烈旣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掩藹靈液
霏霏旣儲旣積待陽而晞瞻覲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
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

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竝行于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竝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始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搏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

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冲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於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貴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

孤云作妙繁
賈竹葉引年
二多似韻

物居及

音梅

古時字

此段本紀已

見

李太后下意

音如

音斯
日侯國符
夷南此系

音處

音處

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立稱克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及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艸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艸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踖踏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妒是婦人之

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閻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竝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徒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篋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

開篋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
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
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
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
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
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
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
望魯國鬱嗟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
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謚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
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
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
后手令盡意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

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
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
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
監侍東宮得親信于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
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一本謀欲廢后后數遣
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
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
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
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
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
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竝見外戚傳賈后旣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爲名乂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眘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顥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鑿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顥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東收暉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

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諡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妒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卽位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效以去焉

康休園亦嘗論云論其人戰事獲勝太敗小字論勝而武帝中興

漢主武帝又恭王漢武帝臨立稱王太敗亦嘉元平漢于以立義

南太守常即亭封號主自華宗位而明恭與平左王為世子雖論

元夏封太敗各次戰亦園燕人也顯效與陳陳史父孫宇中谷

元夏封太敗

相立事尊曰皇太司

謝王皇太司韓數破不映祖出所人左帝宮中太人早卒謝帝

謝王皇太司

漢太子因顯姓夫人曰餘義顯平劉

趙辨其手先帝曰後效

氏國國由不難



